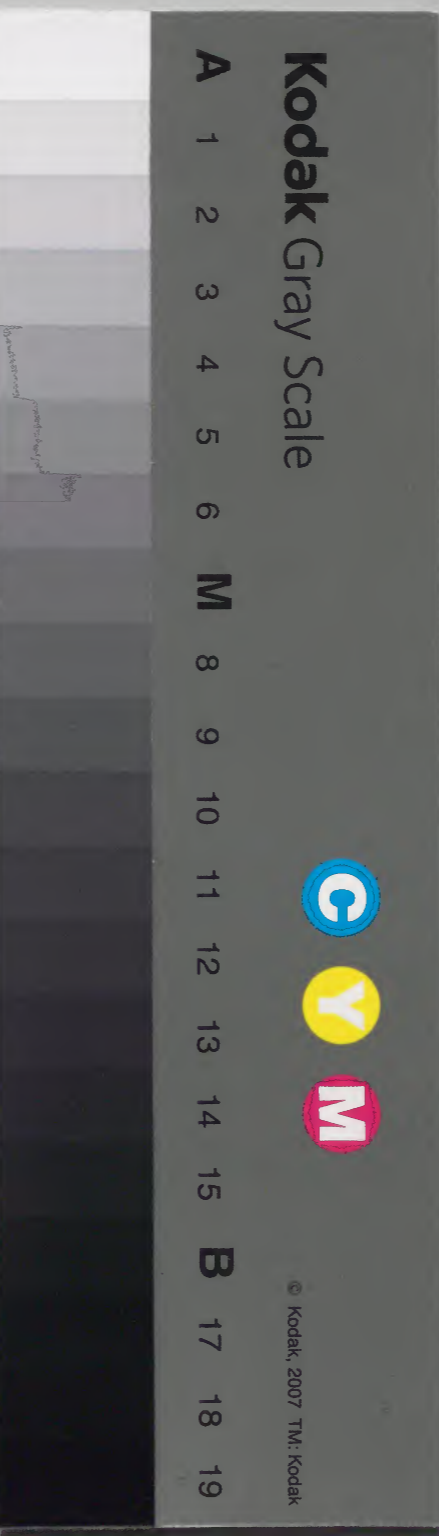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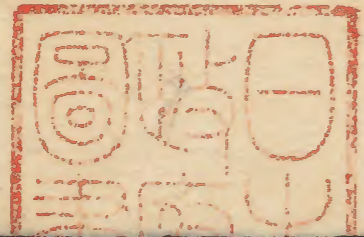
漢	書	門
類	號	函
三	二	一
冊	架	冊

漢	書
函	架
三	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3010
冊數	120 (33)
函號	301 64



三焦之火及心火乘於肺上入胸灼髓火主散
溢瞳子之散大者以此大熱之物直助火邪尤
為不可食也藥中去羌蔚子以味辛及主益肝
是助火也故去之加黃芩半兩黃連三錢黃連
瀉中焦之火黃芩瀉上焦肺火以酒洗之乃寒
因熱用也亦不可用青葙子為助陽火也更加
五味子三錢以收瞳神之散大也且火之與氣
勢不兩立故經曰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少火生
氣壯火散氣諸酸物能助元氣孫真人曰五月



常服五味子助五藏氣以補西方肺金又經云以酸補之以辛瀉之則辛瀉氣明矣或曰藥中有當歸其味亦辛甘而不去何也此一味辛甘者以其和血之聖藥也況有甘味又欲以為導為諸藥之使故不去也熟地黃丸 瞳神散大而風輪反為窄窄一周甚則一周如線者乃邪熱鬱蒸風濕攻擊以致神膏遊走散壞若初起即收可復緩則氣定膏散不復收斂未起內障顏色而止是散大者直收瞳神瞳神收而光

自生矣散大而有內障起者於收瞳神藥內漸加攻內障藥治之多用攻內障發藥致動真氣瞳神難收病既急者以收瞳神為先瞳神但得收復目即有生意有何內障或藥或針庶無失收瞳神之悔若只攻內障不收瞳神瞳神愈散而內障不退緩而疑不決治者二證皆氣定而不復治終身疾矣大抵瞳神散大十有七八皆因頭風痛攻之害雖有傷寒瘧疾痰濕氣怒憂思經產敗血等久鬱熱邪火證而蒸傷膽中所

包精汁虧耗不能滋養目中神膏故精液散走而光華失皆水中隱伏之火發夫水不足不能制火火愈勝陰精愈虧故清純太和之氣皆乖亂氣既亂而精液隨之走散矣凡頭風攻散者又難收如他證譬諸傷寒瘧疾痰火等熱證炎燥之火熱邪蒸壞神膏內障來遲而收亦易斂若風攻則內障即來且難收斂而光亦損耳命

集當歸湯

瞳神緊小

倪仲賢論強陽搏實陰之病曰強

者盛而有力也實者堅而內充也故有力者強而欲搏內充者實而自收是以陰陽無兩強亦無兩實惟強與實以偏則病內搏於身上見於虛竅也足少陰腎為水腎之精上為神水手厥陰心包絡為相火火強搏水水實而自收其病神水緊小漸小而又小積漸至如菜子許又有神水外圍相類蟲蝕者然皆能覩而不昏但微覺眊燥羞澀耳是皆陽氣強盛而搏陰陰氣堅實而有禦雖受所搏終止於邊鄙皮膚也內無

所傷動治法當抑陽緩陰則愈以其強耶故可
抑以其實耶惟可緩而弗宜助助之則反勝抑
陽酒連散主之太抵強者則不易入故以酒爲
之導引欲其氣味投合入則可展其長此反治
也還陰救苦湯主之療相火藥也亦宜用搐鼻
碧雲散秘要云瞳子漸漸細小如簪脚甚則
小如針視尚有光早治可以挽住復故則難患
者因恣色之故雖病目亦不思淫欲及勞傷血
氣思竭心意肝腎二經俱傷元氣衰弱不能升

運精汁以滋於膽膽中三合之精有虧則所輸
亦乏故瞳中之精亦日漸耗損甚則陷沒俱無
而終身疾矣亦有頭風熱證攻走蒸乾精液而
細小者皆宜乘初早救以免噬臍之悔也

瞳神歌側

謂瞳神歪斜不正或如杏仁棗核

三角半月也乃腎膽神膏損耗瞳神將盡矣若
風輪破損神膏流綻致瞳神歌側者輪外必有
蟹睛在焉蟹睛雖平而瞳神不得復圓外亦結
有脂翳終身不脫若輪外別無形證而瞳神歌

創者必因內傷腎水肝血膽乏化源故膏液日
耗而瞳神欲沒甚為可畏宜急治之雖難復圓
亦可挽住而免墜盡無光之患

目昏花

運氣目昏有四 一曰風熱經云少

陰司天之政風熱參布雲物沸騰大陰橫流寒
乃時至往復之作民病聾瞑此風熱參布目昏
也 二曰熱經云少陰在泉熱淫所勝病目瞑
治以鹹寒此熱勝目昏也 三曰風經云歲水
不及濕乃大行復則大風暴發目視眈眈此風

勝目昏也 四曰燥經云陽明司天燥淫所勝
目昧眚傷治以苦熱是也 經云肝虛則目眈
眈無所見耳汨汨無所聞善怒如人將捕之狀
海藏云目瞑肝氣不治也鎮肝明目羊肝丸補
肝散養肝丸 許學士云素問曰久視傷血血
主肝故勤書則傷肝主目昏肝傷則自生風熱
氣上騰致目昏亦不可專服補藥但服益血鎮
肝明目藥自愈 經云膽移熱於腦則辛頰鼻
淵傳為血巖瞑自千金方用牛膽浸槐子陰乾

百日後每日吞一枚可以治之。經云腎足少陰之脉是動則病坐而欲起目眈眈如無所見又云少陰所謂起則目眈眈無所見者陰內奪故目眈眈無所見也此蓋房勞目昏也左腎陰虛益本滋腎丸六味地黄丸右腎陽虛補腎丸八味地黄丸。劉河間云目昧不明熱也然玄府者無物不有人之藏府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於世之萬物盡皆有之乃氣出入升降之道路門戶也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識能

為用者皆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閉塞者不能為用也。若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聞臭舌不知味筋痿骨痺爪退齒腐毛髮墮落皮膚不仁腸胃不能滲泄者悉由熱氣怫鬱玄府閉密而致氣液血脉榮衛精神不能升降出入故也。各隨鬱結微甚而為病之重輕故知熱鬱於目則無所見也。故目微昏者至近則轉難辨物由目之玄府閉小如隔簾視物之象也。或視如蠅翼者玄府有所閉合者也。或目昏而見黑花者

由熱氣甚而發之於目亢則害承乃制而反出
其淚泣氣液暎之以其至近故雖微而亦見如
黑花也 婁全善曰誠哉河間斯言也目盲耳
聾鼻不聞臭舌不知味手足不能運用者皆由
其玄府閉塞而神氣出入升降之道路不通利
故先賢治目昏花如羊肝丸用羊肝引黃連等
藥入肝解肝中諸鬱蓋肝主目肝中鬱解則目
之玄府通利而明矣故黃連之類解鬱熱也椒
目之類解濕熱也羌蔚之類解氣鬱也葶歸之

類解血鬱也木賊之類解積鬱也羌活之類解
經鬱也磁石之類解頭自鬱墜邪氣使下降也
蔓菁下氣通中理亦同也凡此諸劑皆治氣血
鬱結目昏之法而河間之言信不誣矣至於東
垣丹溪治目昏用參芪補血氣亦能明者又必
有說通之蓋目主氣血盛則玄府得利出入升
降而明虛則玄府無以出入升降而昏此則必
用參芪四物等劑助氣血運行而明也 倪仲
賢論氣為怒傷散而不聚之病曰氣陽物類天

之雲霧性本動聚其體也聚為陰是陽中之陰
乃離中有水之象陽外陰內故聚也純陽故不
聚也不聚則散散則經絡不收經曰足陽明胃
之脉常多氣多血又曰足陽明胃之脉常生氣
生血七情內傷脾胃先病怒七情之一也胃病
脾病氣亦病焉陰陽應象大論曰足厥陰肝主
自在志為怒怒甚傷肝傷脾胃則氣不聚傷肝
則神水散何則神水亦氣聚也其病無眩淚痛
痒羞明緊澀之證初但昏如霧露中行漸空中

有異花又漸睹物成一體久則光不收遂為廢
疾蓋其神水漸散而又散終而盡散故也初漸
之次宜以千金磁硃丸主之鎮墜藥也石斛夜
光丸主之羨補藥也益陰腎氣丸主之壯水藥
也有熱者滋陰地黃丸主之此病最難治餌服
上藥必要積以歲月必要無饑飽勞役必要驅
七情五賊必要德性純粹庶幾易効不然必廢
廢則終不復治久病光不收者亦不復治一證
因為暴怒神水隨散光遂不收都無初漸之次

奇
卷二

此一得永不復治之證也又一證為物所擊神
水散如暴怒之證亦不復治俗名為青盲者是
也世病者多不為審察曰目昏無傷始不經意
及成世醫亦不識直曰熱致竟以涼藥投殊不
知涼藥又傷胃況涼為秋為金肝為春為木又
傷肝矣往往致廢而後已病者不悟藥之過猶
諛之曰命也醫者亦不自悟而曰病拙悲矣
視瞻昏眇證謂目內外別無證候但自視昏眇
蒙昧不清也有神勞有血少有元氣弱有元精

虧而昏眇者致害不一若人年五十以外而昏
者雖治不復光明蓋時猶月之過望天真日衰
自然日漸光謝不知一元還返之道雖有妙藥
不能挽回故曰不復愈矣此專言平人視昏非
因目病昏眇之比各有其因又當分別凡目病
外障而昏者由障遮之故欲成內障而昏者細
視瞳內亦有氣色若有障治愈後昏眇者因障
遮久滯澀其氣故光隱眊當培其本而光自發
有目病漸發漸生痛損經絡血液澀少故光華

目昏
虧耗而昏有因目病治失其中寒熱過傷及閉
導針烙炮灸失當當而失中傷其血氣耗其光
華而昏者已上皆宜培養根本乘其初時而治
之久則氣脉定雖治不愈若目在痛時而昏者
此因氣塞火壅絡不和暢而光澀譬之煙不得
透火反不明如目暴痛愈後尚昏者血未充足
氣未和暢也宜謹慎保養以免後患若目病愈
久而昏眇不醒者必因六欲七情五味四氣瞻
視哭泣等故有傷目中氣血精液脉絡也早宜

調治久則雖治亦不愈矣若人年未五十目又
無痛赤肉障之病及斲喪精元之過而視昏眇
無精彩者其人不壽凡人年在富強而多喪真
損元竭視苦思勞形縱味久患頭風素多哭泣
婦女經產損血者目內外別無證候只是昏眇
月復月而年復年非青盲則肉障來矣

睛黃

視眇證風輪黃亮如金色而視亦昏眇爲濕熱
重而濁氣熏蒸清陽之氣升入輪中故輪亦色
易好酒嗜食濕熱燥膩之人每有此疾與視瞻

昏眇證本病不同。乾澀昏花證目自覺乾澀不爽利而視物昏花也。乃勞瞻竭視過慮多思耽酒恣燥之人不忌房事致傷神水目上必有證如細細赤脉及不潤澤等病在焉。合眼養光良久則得淚畧潤開則明爽可見。水少之故若不戒謹保養甚則有傷神水而枯澀之變生矣。治惟滋陰養水畧帶抑火以培其本。本正則清純之氣和而化生之水潤。若誤認火實用開烙針泄之治者則有緊縮細小之患。

起坐生花

證內外別無證候。但其人動作少過起坐少頻或久坐或久立久眠久視便覺頭眩目花昏暈也。乃元氣弱陰精虧損水少液傷脉絡衰疲之咎怯弱證陰虛水少痰火人每多患此。

螢星

滿目證自見目前有無數細細紅星如螢火飛伏撩亂甚則如燈光掃星之狀。其人必耽酒嗜燥勞心竭腎痰火上升日絡澀滯精汁為六賊之邪火熏蒸所損故陽光散亂而飛伏水不勝火之患久而不治內障成矣。非若起坐生花證

與有火人昏花中亦帶螢星之輕者此言其時
 時屢見螢星之重者耳 養肝丸 麋羊羌活
 湯 菊睛丸 明目生熟地黄丸 石决明丸
 加減駐景丸 補腎磁石丸 千金神麴丸
 三仁五子丸 補肝丸 補腎丸 麋羊角
 飲 蕤仁丸 熟乾地黄丸 摩頂膏 决明
 丸 白龍粉 煮肝散 服椒方 芎藭散
暴盲 平日素無他病外不傷輪廓內不損瞳
 神倏然盲而不見也病致有三曰陽寡曰陰孤

曰神離乃否塞關格之病病於陽傷者緣忿怒
 暴悖恣酒嗜辣好燥膩及久患熱病痰火人得
 之則煩躁秘渴病於陰傷者多色慾悲傷思竭
 哭泣太頻之故患則類中風中寒之起傷於神
 者因思慮太過用心罔極憂傷至甚驚恐無措
 者得之患則其人如癡騃病發之狀屢有因頭
 風痰火元虛水少之人眩運發而醒則不見能
 保養者亦有不治自愈病復不能保養乃成痼
 疾其證最速而異人以為魘魅左犯鬼神為祟

之類泥於禳禱殊不知急治可復緩則氣定而無用矣。丹溪治一老人病日暴不見物他無所苦起坐飲食如故此大虛證也急煎人參膏二斤服二日日方見一醫與青礞石藥朱曰今夜死矣不悟此病得之氣大虛不救其虛而反用礞石不出此夜必死果至夜半死。一男子四十餘歲形實平生好飲熱酒忽日盲脉潛此因熱酒所傷胃氣汚濁之血死在其中而然也遂以蘇木作湯調人參膏飲之服二日鼻內兩

手掌皆紫黑曰此病退矣滯血行矣以四物加蘇木紅花桃仁陳皮煎調人參末服數日而愈。一男子五十五歲九月間早起忽開眼無光視物不見急就睡片時却能見人物竟不能辨其何人何物飲食減平時之半神思極倦脉之緩大四至之上重按則散而無力朱作受濕治詢之果因卧濕地半箇月得此證遂以白朮爲君黃芪茯苓陳皮爲臣附子爲佐十餘貼而安。右三方治目暴盲皆爲氣脫而用參朮追回

者也經云上焦開發宜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脫者目不明即其證也

青盲

目內外並無障翳氣色等病只自不見者是乃玄府幽邃之源鬱遏不得發此靈明耳其因有二一曰神失二曰膽澀須訊其為病之始若傷於七情則傷於神若傷於精血則損於膽皆不易治而失神者尤難有能保真致虛抱元守一者屢有不治而愈若年高及疲病或心腎不清足者雖治不愈世人但見目盲便呼為

青盲者謬甚夫青盲者瞳神不大不小無缺無損仔細視之瞳神內並無些少別樣氣色儼然與好人一般只是自看不見方為此證若有何氣色即是內障非青盲也

雀盲

俗稱也亦曰雞盲本科曰高風內障至晚不明至曉復明也蓋元陽不足之病或曰既陽不足午後屬陰何未申尚見子後屬陽何丑寅未明日午後雖屬陰日陽而時陰陽分之陰且太陽明麗於天目得其類故明至酉日沒陰

省身
極而暝子後雖屬陽夜陰而時陽陰分之陽天
地晦黑理之當瞑雖有月燈而不見者月陰也
燈亦陰也陰不能助內之陽病輕者視亦稍見
病重者則全不見至寅時陽盛日道氣升而稍
明卯時日出如故若人調養得宜神氣融和精
血充足陽光復盛不治自愈若不能愛養反致
喪真則變為青盲內障甚則有陰陽乖亂否塞
關格為中滿而死者食以牛猪之肝治以補氣
之藥即愈益見其元氣弱而陽不足也 倪仲

賢論陽衰不能抗陰之病或問曰人有晝視通
明夜視罔見雖有火光月色終不能觀物者何
也答曰此陽衰不能抗陰之病諺所謂雀盲者
也黃帝生氣通天論曰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
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
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又曰陰陽者一曰而主
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
虛氣門乃閉又曰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
竅不通是也問曰陽果何物耶答曰凡人之氣

應之四時者春夏為陽也應之一日者平旦至
昏為陽也應之五藏六府者六府為陽也問曰
陽何為而不能抗陰也答曰人之有生以脾胃
中州為主也靈蘭秘典曰脾胃者倉廩之官在
五行為土土生萬物故為陽氣之原其性好生
惡殺遇春夏乃生長遇秋冬則收藏或有憂思
恐怒勞役饑飽之類過而不節皆能傷動脾胃
脾胃受傷則陽氣下陷陽氣下陷則於四時一
日五藏六府之中陽氣皆衰陽氣既衰則於四

時一日五藏六府之中陰氣獨盛陰氣既盛故
陽不能抗也問曰何故夜視罔見答曰目為肝
肝為足厥陰也神水為腎腎為足少陰也肝為
木腎為水水生木蓋亦相生而成也況怒傷肝
恐傷腎肝腎受傷亦不能生也晝為陽天之陽
也晝為陽人亦應之也雖受憂思恐怒勞役饑
飽之傷而陽氣下陷遇天之陽盛陰衰之時我
之陽氣雖衰不得不應之而升也故猶能晝視
通明夜為陰天之陰也夜為陰人亦應之也既

受憂思恐怒勞役饑飽之傷而陽氣下陷遇天
陰盛陽衰之時我之陽氣既衰不得不應之而
伏也故夜視罔所見也問曰何以爲治答曰鎮
陰升陽之藥決明夜靈散主之 三因蛤粉丸
千金方地膚子五錢決明子一升二味爲末
以米飲汁和先食後服二十九至三十九日日
服至瘥止一蒼朮四兩米泔水浸一宿切作片
焙乾爲末每服三錢猪肝二兩批開搽藥在內
用麻線縛定粟米一合水一碗砂鍋內煮熟熏

眼候溫臨臥服大效 又方蒼朮一兩搗羅爲
末每服一錢不計候

真睛膏損

此證乃熱傷真水以致神膏缺損
若四圍赤甚痛極者由絡間瘀滯火燥了神膏
若凝脂翳碎壞神膏而缺者是熱爛了神膏爲
病尤急若四圍不甚赤痛不是凝脂所損者爲
害稍緩乃色慾煩躁恣辛嗜熱之故太畧是蒸
鬱燥損了肝膽絡分之病其狀風輪有證或痕
或癩長短大小不一或癩小如針刺傷者或癩

大如簪脚刺傷者或痕如指甲刻傷者或風輪
周匝有痕長甚者凡有此等皆係內有鬱滯熱
蒸之甚燦壞了神膏之故急須早治勿使深陷
為窟而蟹睛突出若至深大縱蟹睛未出而翳
滿亦有白暈如水瑕翳等病結焉乃藥氣填補
其膏故有此癥若久服久點方得水清膏復若
治少間息則白暈終身難免淺小者方得如故
深大者亦有微微之迹蓋神膏乃先天二五精
氣妙凝自然至清至粹者今以後夫藥物之氣

味而補其缺損乃於濁中熏陶其含蘊之清也
非識鑒之精需以歲月鮮能復其初焉

膏傷珠陷

謂目珠子覺低陷而不鮮綻也非
若青黃牒出諸漏等病因損破膏流水耗而癩
低之比蓋內有所虧目失其養源枯絡傷血液
耗澀精膏損潤之故所致不一有恣色而竭腎
水者有嗜辛燥而傷津液者有因風痰濕熱久
鬱而蒸損精膏者有不當出血而悞傷經絡及
出血太過以致膏液不得滋潤涵養者有哭損

液注而致者有因竅因漏泄其絡中真氣及元氣弱不能升載精汁運用者大抵係元氣弱而膏液不足也凡人目無故而自低陷者死期至矣若目至於外有惡證內損精膏者不治

神水將枯

視珠外神水乾澀而不瑩潤最不好識雖形於言不能妙其狀乃火鬱蒸膏澤故精液不清而珠不瑩潤汁將內竭雖有淫淚盈珠亦不潤澤視病氣色乾澀如蜒蚰垂涎之光凡見此證必有危急病來治之緩失則神膏乾

澀神膏乾澀則瞳神危矣夫神水為目之機要其病幽微人不知之致變出危證而救之已遲其狀難識非心志巧眼力精雖師指不得盡其妙若小兒素有疳證糞如鴨溲而目疾神水將枯者死五十以外人糞如羊矢而目病神水將枯者死熱結膀胱證神水將枯者蓋下水熱蒸不清故上亦不清澄其源而流自清矣

證其睛乾澀全無淚液或白或黑始則疼痛後來稍定而黑不見此證不可治療宜瀉膽散

輓轡轉關

目病六氣不和或有風邪所擊腦

筋如拽神珠不待人轉而自驚然察上驚然察下下之不能上上之不能下或左或右條易無時蓋氣搏激不定筋脉振惕緩急無常被其牽拽而為害輕則氣定脉偏而珠歪如神珠將反之狀甚則翻轉而為瞳神反背矣天門冬飲子

聚寶丹

雄猪散

牛蒡子丸

瀉肝散

目睛通

亦曰睛目甲乙經云睛目者水溝主之此證謂幼時所患目珠偏斜視亦不正至長不能愈者患非一端有因脆嫩之時目病

風熱攻損腦筋急縮者有因驚風天弔帶轉筋絡失於散治風熱遂致凝滯經絡而定者有因小兒眠之牖下亮處側視久之遂致筋脉滯定而偏者凡有此病急宜乘病嫩血氣未定治之若至長筋絡血氣已定不復愈矣此專言幼患至長不可醫者非神珠將反急病之比

神珠將反

謂目珠不正人雖要轉而目不能轉乃風熱攻腦筋絡被其牽縮緊急弔偏珠子是以不能運轉甚則其中自聞刮聒有聲時響

血分有滯者目亦赤痛失治者有反背之患與
雙目睛通初起狀相似而不同

瞳神反背

因六氣偏勝風熱搏急其珠斜翻
側轉白向外而黑向內也藥不能療止用撥治
須久久精熟能識其向入何背或帶上帶下之
分然後撥之則療在反掌否則患者徒受痛楚
醫者枉費心機令人但見目盲內障或目損風
水二輪壞而膏雜白掩黑者皆呼為瞳神反背
謬矣夫反背實是斜翻烏珠向內豈有珠正向

外而可謂之反背者哉

青黃牒出

風輪破碎內中膏汁疊出也不治
者甚則膏盡珠癩有因自破牒出而火氣得以
舒泄內外不治致氣定而脹出不收者有醫以
寒涼逐退內火外失平治滯定為凸起者乃不
治之病初起由風熱攻擊及撞損真膏等害血
氣瘀滯亢極攻碎神珠神珠之中膏汁俱已潰
爛而出縱有妙手不復可救但可免其癩凸而
已珠上膏水斑雜結為翳狀如白混障者南人

呼為白果即華元化復生何能為也

珠中氣動

視瞳神深處有氣一道隱隱裊裊而動狀若明鏡遠照一縷清煙也患頭風痰火病鬱久火勝搏激動其絡中真一之氣遊散飄耗急宜治之動而定後光冥者內證成矣

倒睫奉毛

眼睫毛倒捲入眼中央是也久則赤爛毛刺於內神水不清以致障結且多礙澀淚出之苦人有拔去剪去者有醫以夾板腐去上睥者得效雖速殊不知內病不除未幾復倒

譬之草木糞壤枯瘦則枝葉萎垂即朝摘黃葉暮去枯枝徒傷其本徒速其稿不若培益糞壤滋調水土本得培養則向之黃者翠而垂者聳矣夾之一治乃切法耳其經久睥壞而寬甚者藥攻甚遲不得已而夾去之內當服藥以治其本不然未幾而復寬睫矣拔剪之法未聞其妙屢有內多濕熱外傷風邪致爛弦極醜一毛俱無如風疾者有毛半斷者有夾而復睫云是尚寬復夾至於三四目亦急縮細小徒損無益終

莫之悟愚之甚也 倪仲賢論內急外弛之病
曰陰陽以和為本過與不及病皆生焉急者緊
縮不解也弛者寬縱不收也緊縮屬陽寬縱屬
陰不解不收皆為病也手太陰脈為辛為金也
主一身皮毛而目之上下睫之外者亦其屬也
手少陰心為丁手太陽小腸為丙丙丁為火故
為表裏故分上下而目之上下睫之內者亦其
屬也足厥陰肝為乙乙為木其脈循上睫之內
火其子也故與心合心肝小腸三經受邪則陽

火內盛故上下睫之內緊縮而不解也肺金為
火尅受尅者必衰衰則陰氣外行故目之上下
睫之外者寬縱而不收也上下睫既內急外弛
故睫毛皆倒而刺裏睛既受刺則深赤生翳此
翳者睛受損也故目所病者皆具如羞明沙澀
畏風怕日沁爛或痛或痒生眵流淚之證俱見
有用藥夾施於上睫之外者欲弛者急急者弛
而睫毛無倒刺之患者非其治也此徒能解厄
於目前而終復其病也何則為不審過與不及

也為不能除其原病也治法當鑿出內臉向外
速以三稜針亂刺出血以左手大指甲迎其針
鋒後以黃芪防風飲子主之無比蔓荊子湯主
之决明益陰丸主之菊花决明散主之搐鼻碧
雲散亦宜兼用如是則緊縮自弛寬縱漸急或
過不及皆復為和藥夾之治慎勿施也徒為苦
耳智者審之瀉肝散洗刀散石膏羌活散五
蛻還光丸皂角丸五蛻散青黛散以無名異
末摻捲紙中作燃子點着至藥末處吹殺以煙

熏之自起 蠶沙一兩虢丹五錢慢火熬成膏
入輕粉五分熬黑色逐時湯泡洗 摘去拳毛
用虱子血點入眼內數次即愈

脾急緊小

謂眼楞緊急縮小乃倒睫拳毛之
漸也 若不曾治而漸自縮小者乃當血精液
澀耗筋脉緊急之故若治而急小者治之之故
患者多因脾寬倒睫枷去上脾失於內治愈後
復倒復枷遂致精液損而脉不舒脾肉壞而血
不足目故急小有不當割導而頻數開導又不

脾急緊小

三二

百二

能滋其內以致血液耗而急小者凡因治而愈者若不乘時滋養則絡定氣滯雖治不復愈矣
神効黃芪湯 有翳撥雲湯 小角偏緊連翹飲子 婁全善云陽虛則眼楞緊急陰虛則瞳子散大故東垣治眼楞緊急用參芪補氣爲君佐以辛味疎散之而忌芍藥五味子之類酸收是也治瞳子散大用地黃補血爲君佐以酸味收斂之而忌茺蔚子青葙子之類是也

脾肉粘輪

目內脾之肉與氣輪相粘不開難

於轉運有熱燥血湧者目必赤痛有熱退血散失於治療者其狀雖粘必白珠亦痛止須用剗割之治若赤痛時生粘者必有痰滯宜漸導漸剗如別病雖退而粘生不斷亦須剗割漸開仍防熱血復粘生合須用藥時分之散
胞肉
膠粘證 兩脾膩沫粘合難開夜卧尤甚輕則如膠粘劑重則結硬必得潤而後可開也其病重在脾肺濕熱之故夫脾主氣氣化水爲淚淚爲熱擊而出邪熱蒸之渾濁不清出而爲脾土

燥濕所滯遂阻膩凝結而不流燥甚則結硬而痛故當以清涼滋潤為主雖有障在珠亦是水不清內滯之故非障之愆久而不治則有瘡爛之變內則有椒瘡粟瘡羞明瘀滯等證生矣

脾翻粘臉證

乃脾翻轉貼在外臉之上如舌舐唇之狀乃氣滯血湧於內皮急系串於外故不能復轉有自病壅翻而轉有因翻脾看病為風熱搏滯不得復返而轉大抵多風濕之滯所致故風疾人患者多治亦難愈非風者易治宜

用剗剔開導之去

脾輪振跳

謂目脾不待人之開合而自牽拽振跳也乃氣分之病屬肝脾二經絡牽振之患人皆呼為風殊不知血虛而氣不順非純風也若有濕爛及頭風病者方是風邪之故久而不治為牽弔敗壞之病

血瘀脾泛

謂脾內之肉紫淤浮泛如臭血壞泛之狀其色紫暈泛起甚則細細如泡無數相連成片蓋脾絡血滯又不足火毒燥膩致積而

不散其血皆不瑩澤而瘀泛脾內肉壞或碎脾出血因而冒風風傷其血血滯澀而脾肉不得潤澤此乃久積之病也非比暴疾治以活血為上甚者方以劫治輕者止用殺伐之治足矣

脾虛如毬

謂目脾浮腫如毬狀也目尚無別病久則始有赤絲亂脉之患火重甚皮或紅目不痛濕痰與火夾搏者則有淚有眵爛之候乃火在氣分之虛證不可誤認為腫如杯覆血分之實病以兩手掌擦熱拭之少頃復如故可

見其血不足而虛火壅於氣也

風沿爛眼

丹溪云風沿眼系上膈有積熱自飲食中挾怒氣而成頑痰痞塞濁氣不降清氣不上升由是火益熾而水益降積而久也眼沿因膿潰而腫於中生細小蟲絲遂年久不愈而多痒者是也用紫金膏以銀釵脚揩去油膩點之試問若果痒者又當去蟲以絕根本蓋紫金膏只是去濕與去風涼血而已若前所謂飲食挾怒成痰又須更與防風通聖散去稍黃為細

末以酒拌勻曬乾依法服之禁諸厚味及大料
物方盡諸法之要

風弦赤爛證 乃目脾沿
赤爛垢膩也蓋血虛液少不能滋養脾肉以致
濕熱滯於脾絡常時赤爛如是者非若迎風因
邪乘虛之比次而不治則拳毛倒入損甚則赤
爛濕垢而拳毛皆壞若先有障而後赤爛者乃
經絡澀滯神水不清而爛治其障通其脈絡而
自愈有因毛倒而拔剪損動精液引入風邪以
致壞爛各因其源而瀆之一法却治以小烙鐵

捲紙蘸桐油燒紅烙之爛濕而痒者頰獲其効
若失於內治終難除根

迎風赤爛證 謂目
不論何風見之則赤爛無風則否與風弦赤爛
入脾絡之深者不同夫風屬木木強土弱弱則
易侵因邪引邪內外夾攻土受木尅是以有風
則病無風則愈赤爛者木土之正病耳赤者木
中火證爛者土之濕證若痰若濕盛者爛勝赤
若火若燥盛者赤勝爛心承肺承者珠亦痛赤
焉此專言見風赤爛之患與後章迎東迎西迎

風冷熱淚證入內之深者又不同

皆赤爛證

謂赤爛唯皆有之目無別病也若目有別病而赤爛者乃因別火致傷其眦又非此比赤勝爛者火多乃勞心憂鬱忿悖無形之火所傷爛勝赤者濕多乃恣燥嗜酒哭泣過多冒火衝煙風熱熏蒸有形所傷病屬心絡甚則火盛水不清而生瘡於眦邊也要分大小二眦相火君火虛實之說 洗刀散菊花通聖散內服 黃連散洗 蘆甘石散點 二蠶沙香油浸月餘重綿

濾過點 紫金膏用水飛過號丹蜜多水少文

武火熬以器盛之點 治眼赤睛以青泥蛆淘

淨曬乾末之仰卧合目用藥一錢放眼上須臾

藥行待少時去藥赤睛自無 東垣云目瞳赤

爛歲久俗呼赤睛是也常以三稜針刺目外以

洩濕熱立愈 治風弦爛眼秘穴 太骨空在

手大指第二節尖灸九壯以口吹火滅 小骨

空在手小指二節尖灸七壯亦吹火滅

目淚不止

靈樞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者何

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
脉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
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
則宗脉感宗脉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涕泣出
焉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
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
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柱經俠頸又
云五藏六府心爲之主耳爲之聽目爲之視肺
爲之相肝爲之榮脾爲之衛腎爲之主外故五

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心悲氣并則心系
急心系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夫心系與肺
不能常舉乍上乍下故欬而泣出矣素問解
精微論曰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并於
上陰氣并於下陽并於上則火獨光也陰并於
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夫一水不勝五火故目
皆盲是以氣衝風泣下而不止夫風之中目也
陽氣內守於精是火氣燔目故見風則泣下也
有以比之夫火疾風生乃能雨此之類也肝

目淚不止
卷之七
百九

為淚 運氣淚出皆從風熱經曰厥陰司夫之
政三之氣天政布風乃時舉民病泣出是也
張子和曰凡風衝淚出俗言作冷淚者非也風
衝於內火發於外風熱相搏由是淚出內外皆
治可愈治外以貝母一枚白臘者加胡椒七粒
不犯銅鐵研細臨卧點之治內以當歸飲子服
之 經云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
眦則寒中而泣出此中風寒淚出也河間當歸
湯主之 東垣云水附木勢上為眼澀為眵為

冷淚此皆由肺金之虛而肝木寡於畏也

東證謂目見東南二風則澀痛淚出西北風則
否與迎風赤爛迎風淚出未同而本異各證不
論何風便發此二證則有東西之別以見生尅
虛實之為病迎風之淚又專言其淚不帶別病
而本病之深者又非迎東迎西有別病之比故
治亦不同迎東與迎西又不同迎東乃肝之自
病氣盛於血發春夏者多非若迎西因虛受尅
而病發也 **迎西證**謂目見西北二風則澀痛

淚出見東南風則否乃肝虛受尅之病秋冬月發者多治當補肝之不足抑肺之有餘

迎風 冷淚證不論何時何風見則冷淚交流若赤爛障翳者非也乃水木二家血液不足陰邪之患

與熱淚帶火者不同久而失治則有內障視眇等陰證生焉與無時冷淚又不同此為竅虛因邪引邪之患無時冷淚則內虛膽腎自傷之患也

迎風熱淚證不論何時何風見之則流熱淚若有別證及分風氣者非也乃肝膽腎水木

之精液不足故因虛竅不密而風邪引出其淚

水中有隱伏之火發故淚流而熱久而不治反有觸犯者則變為內障如螢星滿目等證也

無時冷淚證目不赤不痛苦無別病只是時常

流出冷淚甚則視而昏眇也非比迎風冷淚因

虛引邪病尚輕者蓋精液傷耗肝膽氣弱膏澀

腎水不足幽隱之病已甚久而失治則有內障青盲視瞻昏眇之患精血衰敗之人性陰毒及悲傷哭泣久鬱者又如產後悲泣太過者每多

此疾且為患又緩人不為慮往往罹其害而禍成也悔已遲矣 **無時熱淚證**謂目無別病止是熱淚不時常流也若有別病而熱淚流出者乃火激動其水非此病之比蓋肝膽腎水耗而陰精虧澀及勞心竭意過慮深思動其火而傷其汁也故血虛膏液不足人哭泣太傷者每每患此久而失治觸犯者變為內障因其為患微緩故罹害者多矣 肝虛還睛補肝丸枸杞酒二妙散 肝實洗肝湯麝羊角散 肝熱決明

子方涼膽丸 風熱羌活散青箱子丸 風冷羌活散 風濕菊花散蟬蛻餅子川芎丸 外點真珠散乳汁煎 食鹽如小荳大內目中習習去鹽以冷水洗目瘥 開元銅錢一百文背上有月者更妙甘草去皮三錢青鹽一兩半於白磁器內用無根水一大碗浸七日每着一盞洗無方換洗到十日約添甘草青鹽每日洗三次忌食五辛驢馬雞魚葷酒治冷淚久而眼昏烏雞膽汁臨卧點眼中治迎風冷淚不止

烏賊魚骨研極細末點目中治無時熱淚目
中濁火惡日與火隱澀小角緊久視昏花迎風
有淚連翹飲子主之
氣壅如痰證脾內如痰
白沫稠膩甚多拭之即有者是痰火上壅脾肺
濕熱所致故好酒嗜燥悖鬱者每患此疾若覺
脾腫及有絲脉虬赤者必滯入血分防瘀血灌
睛等變生矣

目瘡疔

內經運氣目皆瘍有二一曰熱經云
少陰司夫之政三之氣大火行寒氣時至民病

目赤皆瘍治以寒劑是也二曰燥經云歲金太
過民病目赤腫皆瘍又云陽明司夫燥淫所勝
民病目眊皆瘍治以溫劑是也
實熱生瘡證
輕重不等痛痒不同重則有堆積高厚紫血膿
爛而腥臭者乃氣血不和火實之邪血分之熱
尤重如瘀滯之證當溷水濁每每流於脾皆成
瘡血散而瘡自除勤勞濕熱人每患脾皆成瘡
無別痛腫證者亦輕而無妨若火盛瘡生堆重
帶腫痛者又當急治恐濁氣沿於目內而病及

於珠若先目病後生瘡必是熱沿他經凡見瘡
生當驗部分以別內之何源而來因其輕重治
之
椒瘡證生於脾內纍纍如瘡紅而堅者是
也有則沙擦開張不使多淚而痛今人皆呼爲
粟瘡誤矣粟瘡亦生在脾但色黃軟而易散此
則堅而難散者醫者率以龍鬚燈心等物出血
取効効雖速不知日以血爲榮血損而光華有
衰弱之患輕則止須善治甚重至於纍纍連片
屹碇高低不平及血瘀滯者不得已而導之中

病卽止不可太過過則血損恐傷真水失養神
膏大槩用平熨之法退而復來者乃內有瘀滯
方可量病漸導若初治便用開導者得効最速
切莫過治
粟瘡證生於兩脾細顆黃而軟者是
是今人稱椒瘡爲粟瘡非也椒瘡紅而堅有則
礙睛沙澀不便未至於急粟瘡見若目痛頭疼
者內必有變證大意是濕熱鬱於土分爲重椒
瘡以風熱爲重二證雖皆屬於血分一易散一
不易散故治亦不同有素好濕熱燥膩者亦有

粟瘡若睛雖赤而痛不甚者雖有必退與重者不同又不可誤認爲玉粒玉粒乃淡黃色堅而消遲爲變亦遲者 **脾生痰核證**乃脾外皮肉有贅如荳堅而不疼火重於痰者皮或色紅乃痰因火滯而結此生於上脾者多屢有不治自愈有恣嗜辛辣熱毒酒色斲喪之人久而變爲癭漏重疾者治亦不同若初起劫治則頃刻平復矣 **木疳證**前見 **火疳證**生於脾皆氣輪在氣輪爲害尤急蓋火之實邪在於金部火剋金

鬼賊之邪故害最急初起如椒瘡榴子一顆小而圓或帶橫長而圓如小赤荳次後漸大痛者多不痛者少不可誤認爲輪上一顆如赤荳之證因痰積在外易消者此則從內而生也 **疳證**謂脾上生毒俗呼偷針眼是也有一目生又一目者有止生一目者有邪微不出膿血而愈者有犯觸辛熱燥膩風沙煙火爲漏爲疔敗者有竅未實因風乘虛而入頭腦俱腫目亦赤痛者其病不一當隨宜治之 巢氏曰凡眼內

背頭忽結成胞三五日間便生膿汁世呼為偷
 針此由熱氣客在背間熱搏於津液所成但其
 勢輕者小小結聚汁潰熱歇乃瘥謹按世傳眼
 背初生小胞視其背上即有細紅點如瘡以針
 刺破眼時即瘥故名偷針實解太陽經結熱也
 人每試之有驗然巢氏但具所因而更分經
 絡其諸名實所過者多矣治偷針眼方南星生
為末三錢生地黃不
拘多少一處研成膏貼太陽兩邊腫自
消又方生薑搗細盒之淚出即愈
金瘡
證初起與玉粒相似至大方變出禍患生於脾

內必礙珠澀痛以生障翳生於氣輪者則有珠
 痛淚流之苦子後午前陽分氣升之時尤重午
 後入陰分則病畧清寧久而失治違戒反觸者
 有變漏之患
水疳證忽然一珠生於脾背氣
 輪之間者多若在風輪目必破損有虛實大小
 二證實者小而痛甚虛者大而痛緩狀如黑莖
 亦有橫長而圓者與木疳相似但部分稍異色
 亦不同黑者屬水青綠藍碧者屬木久而失治
 必變為漏頭風人每有此患風屬木肝部何以

病反屬水蓋風行水動理之自然頭風病目每傷瞳神瞳神之精膏被風故鬱鬱久則火勝其清液為火擊散走隨其所傷之絡結滯為疖也疖因火滯火兼水化化因邪勝不為之清潤而反為之濕熱濕熱相搏而為漏矣故水疖屬腎與膽也 倪仲賢論血氣不分混而遂結之病曰輕清圓捷者為天故首象天重濁方厚者為地故足象地飄騰往來者為雲故氣象雲過流循環者為水故血象水天降地升雲騰水流各

宜其性故萬物生而無窮陽平陰秘氣行血隨各得其調故百骸理而有餘反此則天地不降升雲水不騰流各不宜其性矣反此則陰陽不平秘氣血不行隨各不得其調矣故曰人身者小天地也難經云血為榮氣為衛榮行脈中氣行脈外此血氣分而不混行而不阻也明矣故如雲騰水流之不相雜也大抵血氣如此不欲相混混則為阻阻則成結結則無所去還故隱起於皮膚之中遂為疣病然各隨經絡而見疣

病自上眼睫而起者乃手少陰心脉足厥陰肝
脉血氣混結而成也初起時但如荳許血氣衰
者遂止不復長亦有久止而復長者盛者則漸
長長而不已如杯如盞如碗如斗皆自荳許致
也凡治在初須擇人神不犯之日太要令病者
食飽不饑先汲冷井水洗眼如水勿使氣血得
行然後以左手持銅筋按眼睫上右手翻眼皮
令轉轉則疣肉已突換以左手大指按之勿令
得動移復以右手持小肩刀尖畧破病處更以

兩手大指甲捻之令出則所出者如荳許小黃
脂也恐出而根不能斷宜更以眉刀尖斷之以
井水再洗洗後則無恙要在手疾為巧事畢須
投以防風散結湯數服即愈此病非手法則不
能去何則為血氣初混時藥自可及病者則不
知其為血氣混也比結則藥不能及矣故必用
手法去去畢則又以升發之藥散之藥手皆至
庶幾了事

漏睛

背頭結聚生瘡流出膿汁或如涎水粘

睛上下不痛仍無翳膜此因心氣不寧并風熱
停蓄在瞼中宜服五花丸白薇丸歌曰原因
風熱瞼中停凝結如膿似淚傾驅毒除風無別
病黃連膏子點雙睛合用糖煎散三和散蜜蒙
花散倪仲賢論熱積必潰之病曰積者重疊
不解之貌熱為陽陽平為常陽淫為邪常邪則
行行則病易見易見則易治此則前篇淫熱之
病也深邪則不行不行則伏因伏而又伏日漸
月聚勢不得不為積也積已久久積必潰潰始

病見病見則難治難治者非不治也為邪積久
比潰已深何則潰猶敗也知敗者庶可以救其
病隱澀不自在稍覺眵燥視物微昏內皆穴開
竅如針自按之則沁沁膿出有兩目俱病者有
一自獨病者目屬肝內皆屬膀胱此蓋一經積
邪之所致也故曰熱積必潰之病又曰漏睛眼
者是也竹葉瀉經湯主之大便不艱者減大黃
為用蜜劑解毒丸主之不然藥悞病久終為禍
害

大皆漏證大皆之間生一漏時流血水其

色紫暈腫脹而疼病在心部火之實毒治法宜補北方瀉南方

小背漏證小背間生一漏時

流血色鮮紅病由心包絡而來相火橫行之候失治則神膏損而明喪矣當於北方中補而抑

之 **陰漏證**不論何部生漏但從黃昏至天曉

則痛脹流水作青黑色或腥臭不可聞日間則稍可非若他證之長流乃幽陰中有伏隱之火隨氣升而來故遇陰分即病重治當溫而清之

陽漏證不論何部分生漏但日間脹痛流水

其色黃赤遇夜則稍可非若他漏長流也治當

補正氣清金火 **正漏證**有漏生於風輪或正

中或畧偏病至此目亦危矣若初發破淺則流

出如痰白膏猶為可救至於日久而深則流出

青黑膏汁損及瞳神即有金丹妙藥難挽先天

二五元精喪明必矣病屬肝腎二部目竅於肝

主於腎故曰正漏耳 **偏漏證**漏生在氣輪金

堅而位傍為害稍遲故曰偏漏其流如稠濁白

水重則流膿久而失治水泄膏枯目亦損矣

外漏證生於兩脾之外或流膿或流稠臭水脹痛則流出不脹則畧止其害自遲於各漏久而失治則脾壞氣泄膏水耗損目亦壞矣
竅痛
證乃目傍竅中流出薄稠水如膿腥臭拭之即有久則目亦模糊也人嗜燥熱酒痰火濕熱者每患此疾久而不治亦有暗傷神水耗澀神膏之害與氣壅如痰相似彼輕此重如痰乃在外水不清驗內欲出不得出者此則從內邪氣熏蒸而出欲罷不能者治亦深淺遲速不同

能遠視不能近視

東垣云能遠視不能近視者陽氣有餘陰氣不足也乃血虛氣盛血虛氣盛者皆火有餘元氣不足火者元氣穀氣真氣之賊也元氣之來也徐而和細細如線邪氣之來也緊而強如巨川之水不可遏也 海藏云目能遠視責其有火不能近視責其無水法當補腎地芝丸主之 秘要云陰精不足陽光有餘病於水者故光華發見散亂而不能收斂近視治之在心腎心腎平則水火調而陰陽和順

能近視不能遠視
陰陽和順則收斂發用各得其宜夫血之所化
為水在身為津液在目為膏汁若貪淫恣慾饑
飽失節形脉甚勞過於悲泣皆斲耗陰精陰精
虧則陽火盛火性炎而發見陰精不能制伏挽
回故越於外而遠照不能治之而反觸激者有
內障之患

能近視不能遠視

東垣云能近視不能遠視
者陽氣不足陰氣有餘乃氣虛而血盛也血盛
者陰火有餘也氣虛者元氣虛弱也此老人桑

榆之象也

海藏云目能近視責其有水不能

遠視責其無火法宜補心局方定志丸主之
秘要云此證非謂稟受生成近視之病乃平昔
無病素能遠視而忽然不能者也蓋陽不足陰
有餘病於火者故光華不能發越於外而俛斂
近視耳治之在膽腎膽腎足則神膏厚神膏厚
則經絡潤澤經絡潤澤則神氣和暢而陽光盛
矣夫氣之所用謂之火在身為運用在目為神
光若耽酒嗜燥頭風痰火忿怒暴悖者必傷神

損氣神氣弱必發用衰發用衰則經絡澀滯經絡澀滯則陰陽偏勝而光華不能發達矣

目妄見

靈樞大惑論帝曰予嘗上清冷之臺中堦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予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博獨眩披髮長跪俛而視之復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注於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肌肉之精

為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脉并為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中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岐故見兩物又云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榮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黑睛法於陰白眼赤脉法於陽也故陰陽合轉而精明也目者心之使

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帝曰予疑其然予每之東苑未曾不惑去之則復予唯獨為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感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是故聞者為迷甚者為惑素問云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長短以長為短以白為黑如是則精衰矣東垣益氣聰明湯之類主之

神光自見證謂目外自見神光出現每如電閃

甚則如火焰霞明時發時止與視瞻有色之定者不同乃陰精虧損清氣拂鬱玄府大傷孤陽飛越神光欲散內障之重者非若螢星痰火之輕也

黑夜精明證天人體天地之陰陽晝

明夜晦理之常也今晦冥之中倏忽見物是背於陰陽矣乃水火不交精華闕格乖亂不和陽光飛越之害不能培養陰精以留制陽光而自以為精華之盛至於光墜而盲始悔之不已晚乎

視正反邪證謂物本正而目見為邪也乃

陰陽偏勝，神光欲散之候。陽勝陰者，因恣辛嗜酒，怒悖頭風，痰火氣傷之病。陰勝陽者，因色慾哭泣，飲味經產，血傷之病。此內之玄府鬱滯，有偏而氣重於半邊，故發見之火亦偏而不正耳。治用培其本而伐其標，久而失治，內障成焉。

視定反動證 謂物本定而目見為動也。乃氣分火邪之害，水不能救之，故上旋眩運振掉不定，光華欲墜。久則地右亦覺振動而不定，內障成矣。恣酒嗜燥，頭風痰火，人陰虛血少者，屢有此

患。雲麓漫抄云：淮南陳吉老，儒醫也。有富翁子忽病，視正物皆以為斜。几案書席之類，排設整齊，必更移，令斜自以為正。以至書寫尺牘，莫不皆然。父母甚憂之，更歷數醫，皆不諳其疾。或以吉老告，遂以子往求治。既診脈，後令其父先歸，留其子，設樂開宴，酬勸無算。至醉乃罷，扶病者坐轎中，使人舁之。高下其手，常令傾倒展轉久之。方令登榻而卧，達旦酒醒，遣之歸家。前日斜視之物，皆理正之。父母躍然而喜，且詢治之

之方吉老云令嗣無他疾醉中嘗閃倒肝之一
葉搭於肺上不能下故視正物為斜今復飲之
醉則肺脹展轉之間肝亦垂下矣藥安能治之
哉富翁厚為之酬
視物顛倒證謂目視物皆
振動而倒植也譬之環舞後定視則物皆移動
而倒植蓋血氣不正陰陽反復真元有傷陰精
衰弱陽邪上干虛眩而運掉有一年數發有一
月數發者若發一視倒而視冥不醒者神光墜
矣須因其所發時令及別其因虛因風因痰因

火而治之若以風眩不足為慮反斲喪而激觸
者內障之患終莫能逃
九靈山房集云元末
四明有呂復別號滄洲翁深於醫道臨川道士
蕭雲泉眼中視物皆倒植請治於復復問其因
蕭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至天明遂得
此病復切其脉左關浮促即告之曰嘗傷酒大
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腑故視物皆倒植此
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膽
遂以藜蘆瓜蒂為麤末用水煎之使平旦頓服

以吐為度吐畢視物如常
視一為二證謂一物而目視為二即內經所謂視岐也乃精華衰亂偏隔敗壞病在腎膽腎膽真一之精不足而陽光失其主倚故視一為二若目赤痛者乃火壅於絡陰精不得升運以滋神光故反為陽邪錯亂神光而岐其視譬諸日痛時見一燈火為二二燈也許學士云荀牧仲嘗謂予曰有人視一物為兩醫作肝氣盛故見一為二服瀉肝藥皆不驗此何疾也予曰孫真人曰靈樞有云

目之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云則視岐故見兩物也令服驅風入腦藥得愈
視瞻有也
證非若螢星雲霧二證之細點長條也乃目凡視物有大片甚則通行當因其色而別其證以治之若見青綠藍碧之色乃肝腎不足之病由陰虛血少精液衰耗膽汁不足氣弱而散故視亦見其色怯弱證人眼前每見青綠色益見其陰虛血少之故也若見黃赤者乃火土絡有傷也痰火濕熱人每有此患夫陰虛水少則賊火

得以燥爍而清純太和之氣爲之乖戾不和故
神光乏滋運之化源而視亦因其本而見其色
也因而不能滋養反有觸犯者內障生焉若見
白色者病由金分元氣有傷及有痰沫阻滯道
路者皆有此患若視有太黑片者腎之元氣太
傷膽之所養不久盲矣

視赤如白證謂視物
却非本色也因物着形之病與視瞻有色空中
氣色不同或觀大陽若米輪或觀燈火反粉色
或視粉牆如紅如碧或看黃紙似綠似藍等類

此內絡氣鬱玄府不和之故當因其色而別之
以知何藏府乘侮之爲病而施治

光華暈天

證謂視日與燈燭皆生紅暈也甚則通紅而人
物在燈光之下亦大矣皆是實火陽邪發越於
上之害諸絡必有滯澀輕者暈小而淡重者暈
大而濃治雖外證已退日視尚有暈者陽邪未
平陰精未盛猶宜滋養化源而剋制其火耳
道山清話云張子顏少卿晚年常目光閃閃然
中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

肉不飲酒然體瘠而多病矣一日從汪壽卿求
脉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投以大丸數十小
丸千餘粒祝曰十日中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既
如期視所見白衣人衣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
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白俱無所見覺氣體
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矣公
脾初受病為肺所乘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
氣不固自然有所覩吾以大丸實其脾小丸補
其心肺為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其病自瘳也

北夢瑣言曰有少年苦眩暈眼花常見一鏡
子趙卿診之曰來晨以魚鱠奉候及期延於內
從容久饑候客退方得攀接俄而檯上施一甌
芥醋更無他味少年饑甚聞芥醋香徑啜之遂
巡再啜遂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卿曰郎君喫
魚鱠太多芥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
花故權誑而愈其疾也
視直如曲證夢溪筆
談云有一人家妾視直物如曲弓弦界尺之類
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真親見之

目閉不開 足太陽之筋為目上綱足陽明之筋為目下綱熱則筋縱目不開

目直視 視物而目睛不轉動者是也若目睛動者非直視也傷寒直視者邪氣壅盛其正氣使神氣不慧藏府之氣不上榮於目則目為之直視傷寒至於直視為邪氣已極證候已逆多難治經曰衄家不可發汗發汗則額上陷脉緊急直視不能眴不能眠以肝受血而能視亡血家肝氣已虛目氣已弱又發汗亡陽則陰陽

俱虛所致此雖錯逆其未甚也逮狂言反目直視又為腎絕直視搖頭又為心絕皆藏府氣脫絕也直視讞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又劇者發狂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脉弦濇者死皆邪氣盛而正氣脫也 素問曰少陽終者其百節縱目暈絕系王註曰暈謂直視如驚貌景音瓊 目系絕故目不動而直視

目上視

經云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 太陽之脉其終也戴眼反折瘈瘲

針灸法見中風

目為物所傷

倪仲賢論曰志於固者則八風無以窺其隙本於密者則五藏何以受其邪故生之者天也召之者人也雖生弗召莫能害也為害不已召之甚也生氣通天論曰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陰陽應象論曰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夫肉腠固皮毛密所以為害者安從來也今為物所傷則皮毛肉腠之間為隙必

甚所傷之際豈無七情內移而為衛氣衰憊之原二者俱召風安得不從故傷於目之上下左右者則目之上下左右俱病當總作除風益損湯主之傷於眉骨者病自目系而下以其手少陰有隙也加黃連除風益損湯主之傷於額者病自抵過而上傷於耳中者病自銳眚而入以其手太陽有隙也加柴胡除風益損湯主之傷於額交巔耳上角及腦者病自內眚而出以其足太陽有隙也加蒼朮除風益損湯主之傷於

耳後耳角耳前者病自客主人斜下傷於頰者
病自銳背而入以其手少陽有隙也加枳殼除
風益損湯主之傷於頭角耳前後及目銳背後
者病自銳背而入以其足少陽有隙也加龍膽
草除風益損湯主之傷於額角及顛者病自目
系而下以其足厥陰有隙也加五味子除風益
損湯主之諸有熱者更當加黃芩兼服加減地
黃丸傷甚者須從權倍加大黃瀉其敗血六節
藏象論曰肝受血而能視此蓋滋血養血復血

之藥也此治其本也又有為物暴震神水遂散
更不復治故并識之於此

驚振外障前見**驚**

振內障證因病目再被撞打變成內障日夜疼
痛滄滄障子赤膜遮目不能視三光亦如久病
內障宜補肝丸補腎丸石決明丸及皂角丸合
生熟地黃丸

物損真睛證謂被物觸打徑在
風輪之急者物大則狀大物小則狀小有黃白
二色黃者害速白者稍遲若尖細之物觸傷淺
小者可治可消若麤厲之物傷大而深及缺損

目為物所傷
卷之七
百九

神膏者雖愈亦有癩痕若觸及破膏者必有膏
汁或青黑色或白色如痰者流出爲害尤急縱
然急治瞳神雖在亦難免欹側之患縱甚而瞳
神已去者不治物有尖小而傷深膏破者亦有
細細黑顆如蟹睛出愈後有癩且如草木刺金
石屑苗葉尖針尖觸在風輪淺而結顆黃者狀
如粟瘡急而有變白者狀如銀星爲害稍緩每
見耘苗人竹木匠往往誤觸竹絲木屑苗葉在
風輪而病者若飛揚之物重大而打破風輪者

必致青黃牒出輕而膏破者膏汁流出黑顆爲
蟹睛又輕而傷淺者黑膏未出有白膏流出狀
如稠痰凝在風輪欲流不流嫩白如凝脂者此
是傷破神珠外邊上層氣分之精膏也不可誤
認爲外障若視昏者瞳神有大小欹側之患久
而失治目必枯凸大凡此病不論大小黃白但
有淚流赤脹等證者急而有變珠疼頭痛者尤
急素有痰火風濕斷喪之人病已內積未至於
發今因外傷而激動其邪乘此爲害痛甚便澀

者最凶又如木竹芒刺誤觸斷在風輪膏內者必曉夜脹痛難當急宜取出物若麤大入深者於此損處必有高出為蟹睛治亦有癢取遲膏水滯結障生者物去而治障障自退障若大而厚者雖退亦有迹失取而攻損瞳神者不治若刺傷斷在氣輪皮內取遲者必有瘀血灌脹取去物而先導之後治餘證大抵此證物尖細者傷亦小易退而全好麤大者傷亦大難退而有跡小者能大大者損目風輪最急氣輪次之其

小物所觸淺細者年少精強及善於護養性情純緩之人亦有不治而愈者必其內外別無他證也
振胞疼痛證謂偶被物撞打而血停滯於瞼脾之間以致脹痛也緩而失治則脹入珠內瘀血灌睛而睛有損壞之患狀亦與脹如杯覆同外治開導敷治亦同內治不同蓋脹如杯覆因火從內起而後壅滯此因外觸凝滯脉道阻塞而後灌及神珠或素有痰火風邪因而激動乘虛為患又當驗其形證絲絡各隨其經而

目為物所傷
雜症二

治之

觸傷真氣證

乃被物撞打而目珠痛痛

後視復如故但過後漸覺昏冥也蓋打動珠中

真氣絡澀滯而鬱遏精華不得上運損及瞳神

而為內障之急若初覺昏暗速治之以免內障

結成之患若疾已成瞳神無大小歌側者猶可

撥治內宜調暢氣血無使凝滯此證既成即驚振內障

飛絲入目證謂風颺游絲偶然撞入目中而作

痛也若野蠶蜘蛛木蟲之絲患尚遲若遇金蠶

老鸛絲其目不出三日迸裂今人但患客風暴

熱天行赤熱痛如針刺一應火實之證便呼為

天絲眼不知飛絲入目乃人自知者但迴避不

及不意中被其入也入目之時亦自知之倏然

而痛淚湧難開豈可以之混治他證乎 治飛

絲入目方頭垢點入眼中 柘樹漿點了綿裏

筋頭蘸水於眼上繳拭涎毒 火麻子一合杵

碎井水一碗浸攪却將舌浸水中涎沫自出神

效一方用茄子葉碎杵如麻子法尤妙 飛絲

入眼眼腫如眦痛澀不開鼻流清涕用京墨濃

磨以新筆塗入目中閉目少時以手張開其絲
自成一塊看眼白上却用綿輕輕惹下則愈
如未盡再塗

物偶入睛證謂偶然被物落在
目中而痛也凡人被物入目不可乘躁便擦須
按往性待淚來滿而擦則物潤而易出如物性
重及有芒刺不能出者急令人取出不可揉擦
擦則物愈深入而難取若入深須翻上睥取之
不取則轉運阻礙氣滯血凝而病變芒刺金石
稜角之物失取礙久及擦重者則壞損輪膏如

痕癢凝脂等病輕則血瘀水滯為痛為障等病
有終不得出而結於睥內者必須翻而尋看因
其證而治之此與眯目飛揚不同飛揚細沙擦
眯已成證者此則未成證若已成證則大同小
異終彼輕而此重也

眯目飛揚證因出行間
風吹沙土入目頻多揩拭以致氣血凝滯而為
病也初起澀濕赤脉次後淚出急澀漸漸重結
為障翳然有輕重赤白亦因人之感受血氣部
分或時令之寒熱不同耳或變或不變亦隨人

之戒觸所致當辨形證別經絡而施治
治眩目鹽與豉置水中浸之視水其查立出
物落眼中用新筆蘸繳出又方濃研好墨點眼立出
治稻麥芒入眼取蟻螬以新布覆目上待蟻
螬從布上摩之其芒出着布上

傷寒愈後之病

倪仲賢曰傷寒病愈後或有目復大病者以其清陽之氣不升而餘邪上走
空竅也其病癱澀赤脹生翳羞明頭腦骨痛宜
作群隊升發之劑餌之數服斯愈傷寒論曰冬

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不傷於寒觸冒之
者乃名傷寒其傷於四時之氣者皆能為病又
生氣通天論曰四時之氣更傷五藏五藏六府
一病則濁陰之氣不得下清陽之氣不得上今
傷寒時病雖愈濁陰清陽之氣猶未來復濁陰
清陽之氣未復故餘邪尚熾不休走上而為目
之害也是以一日而愈者餘邪在大陽二日而
愈者餘邪在陽明三日而愈者餘邪在少陽四
日而愈者餘邪在太陰五日而愈者餘邪在少

陰六日而愈者餘邪在厥陰七日而復是皆清陽不能出上竅而復受其害也當為助清陽七出則愈人參補陽湯主之羌活勝風湯主之加減地黃丸主之搐鼻碧雲散亦宜用也忌大黃芒硝苦寒通利之劑犯之不可復治

妊娠目病

其病多有餘要分血分氣分氣分則有如旋臚泛起瞳神散大等證血分則有如瘀血凝脂等病蓋其否隔陰陽澀滯與常人不同為病每多危急人不知慮屢見臨重而措手

不及者內伐又恐傷胎泄氣不伐又源不澄病不去將奈何吁能知其胎繫固否善施內護外劫之治則百發百中矣

產後目病

產則百脉皆動氣血俱傷太虛不足邪易以乘肝部發生之氣甚弱血少而瞻失滋養精汁不盛則目中精膏氣液皆失化源所以目病者多然輕重內外不同有勞瞻竭視悲傷哭泣而為無時冷熱淚內障昏眇等證有竅不密引入風邪為濕爛頭風者有因虛沐髮濕

氣歸腦而為內障諸病者有因虛勞後恣辛嗜
 熱及患熱病而傷目血為外障者皆內不足所
 致善知愛護者疾微而不變不知保養反縱斷
 喪則變重不一大抵產後病宜早治莫待其久
 久則氣血定而病深治亦不易其外證易知者
 人皆知害而早治其內證害緩者人多忽之此
 其成也為無及之悔者多矣參看目痛條下
因風證 謂患風病人目疾也風在五行為木
 在藏為肝在竅為目本乎一氣久風則熱勝熱

勝則血弱風久必鬱鬱則火生火性炎上故患
 風人未有目不病者然各因其故而發有日淺
 而鬱未深為偏啗歪斜者有入脾而脾反濕勝
 而赤爛者有血虛筋弱而振搖者有不禁反傷
 精神及恣燥嗜熱助邪乖亂清和融純之氣氣
 鬱而為內障者有風盛血滯結為外障如努肉
 等證者加以服餌香燥之藥耽酒縱辛陰愈虧
 而火愈燦病變瘵變重者治各因其證而伐其
 本內外常劫不同大抵風病目者當去風為先

不然目病雖退而復來雖治至再至三風不住目病終無不發之理

因毒證

謂人生瘡瘍腫毒累及目病也夫六

陽火燥有餘水不能制致妄亂無拘氣滯血壅而始發瘡瘍腫毒火性炎上目竅高火所從泄濁能害清理之自然肝膽清淨融和之府瘡毒癰疽濁亂之邪邪既熾盛侵攪清和因素斷喪肝腎有虧陰虛血少膽之精汁不光化源弱而目絡少滋故邪得乘虛入目而為害若病自正

在病毒之時治毒愈而目亦愈若毒愈而目不愈者乃邪入至高之深處難以自退當濬其流澄其源因而觸激甚者有瘀滯之變

因他證

謂因患別病而害及目也所致不同

有陰病而陰自傷有陽病而陽自損有寒病熱藥太過傷其神氣有熱病寒藥太過耗其精血補者瀉之瀉則損其元瀉者補之補則助其邪針砭之泄散真氣炮灸之激動火邪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之故不同亦各因人觸犯感受

藏府經絡衰旺隨其所因而入為病內外輕重
不等當驗其標而治其本譬如傷寒陽證熱鬱
蒸損瞳神內證也熱盛血滯赤痛淚澀者外證
也陰證脫陽目盲內證也服薑附溫熱之劑多
而火燥赤澀者外證也瘧疾之熱損瞳神內證
也火滯於血而赤澀外證也瀉利後昏眇為穀
氣乏土府清純之氣傷不能發生長養津液耗
而膏汁不得滋潤內證也山嵐瘴氣日昏者邪
氣蒙蔽正氣外證也蠱脹中滿赤痛者陰虛難

制陽邪內證也氣證多佛鬱弱證多昏花皆內
證也痰證之膩沫火證之赤澀皆外證也餘倣
此夢靈丸明目生熟地黃丸合皂角丸芫蔚
子丸

痘疹餘毒證

痘疹為毒最重為自真受以來
蘊積惡毒深久之故古稱曰百歲瘡謂人生百
歲之中必不能免一發則諸經百脉清純太和
之氣皆為其擾亂一番正氣大虛而邪得以乘
之各因所犯而為疾況目又清純之最者通於

肝膽肝膽爲清淨之府邪正不並立今受濁邪
熏灼則目有失發生長養之源而病亦易侵皆
由人不能救而且害之之故也或於病中食物
太過懷藏太暖誤投熱藥多食甘酸而致病者
或於病後因虛未復恣食辛辣燥膩竭視勞瞻
好烘多哭衝冒風沙煙瘴而致病者有爲昏蒙
流淚之內證者有爲赤爛星障之外證者有餘
邪蘊積爲凝脂黃膜花翳蟹睛等證之重而目
癢凸者有餘邪偶流爲赤絲羞明微星薄翳等

證之輕而病自消者輕重淺深亦各隨人之犯
受所患不一當驗其證而審其經以治之不可
執一反有激變之禍蓋痘疹之後人同再造比
之常人不同若有所悞貽害終身行斯道者宜
加謹焉太抵治之早則易退而無變遲則雖無
變恐血氣疑定卽易治之證亦退遲矣今人但
見痘後目疾便謂不治不知但瞳神不損者縱
久遠亦有可治之理惟久而血定精凝障翳沉
滑澀損者則不治耳 倪仲賢云癍疹餘毒所

害者與風熱不制之病稍同而異總以麝羊角散主之便不鞭者減硝黃未滿二十一日而病作者消毒化癍湯主之海藏云東垣先生治癍後風熱毒翳膜氣暈遮睛以瀉青丸子瀉之大効初覺易治餘詳見痘疹門

時復證

謂日病不治忍待自愈或治失其宜有犯禁戒傷其脉絡遂致深入又不治之致搏夾不得發散之故或年之月月之日如花如潮至期而發至期而愈久而不治及因激發遂成

大害未發者問其所發之時令以別病本在何經位已發者當驗其形證絲脉以別其何部分然後治之

證治準繩第七冊終

明復證

準繩七

百四十三

此書之旨在於明復證之理
 其理之精微非筆墨所能盡述
 然其大要則在於心之正與不正
 心正則理明心不正則理昏
 故欲明復證之理必先正其心
 正心之法莫如克己克己之法
 莫如致知致知之方莫如格物
 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而極其
 至也窮至事物之理而極其至
 則天理明矣天理明則人心正
 人心正則復證之理自見矣

